家的味道

□陌 陌

如果我问家是什么？你该怎样回答我?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流逝,对家越来越依恋。认识到家是漂泊后的归处,是心灵的港湾,是歇心的驿站,是亲情的纽带,同时它也承载着责任、重担和传承。家人之间彼此真诚相对,温柔以待,在慢慢偕老的过程里,努力让生活一点点变得美好。

每个人的家都有不同的味道,或许是父亲的严厉,母亲的微笑,奶奶的慈祥。对于我来说,家的味道是父亲身上的汗味儿,母亲做出的美食,奶奶亲手缝制的衣衫布鞋。

那时候生活清苦,家务活儿甚多,父亲下班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和煤。一锹黄土一锹煤,和成泥,做饭烧水。留给父亲的都是力气活儿,父亲手臂上青筋凸起,挥舞着那把大铁锹,不一会,一大坨煤泥就和好了。母亲和奶奶,忙碌着饭菜,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好吃的,平平常常的蔬菜和粗粮而已,但是母亲能变化出百种吃法,所以虽然是粗茶淡饭,时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奶奶是个“讲究”的人,对于吃什么无所谓,但是穿什么,却是整齐之外还要美观。于是我的衣衫,不是兜上绣了一个可爱的猫咪,就是裤脚镶了一圈花边儿,在那个时代,也算是顶尖的时尚打扮了。

家是一个小小的院落,低矮的瓦房,前院种花,后院种菜。窗前的槐树,香气妩媚了整个春季,就连家里那只虎皮斑纹的大猫,都知道在槐树下假寐,是多么惬意的事。槐花谢了,捡拾起滚落的花瓣儿人了馅,母亲的槐花包子绝对是人间美味,又香又甜,至今想起来还感觉唇齿留香。

根植于灵魂深处的家,留下了一份份难以忘怀的暖,我在它的怀里一住就是十八年。任时代如何飞跃,岁月如何匆匆,家的印象都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模糊,也不会因现实变迁而淡忘。在外求学工作的这些年,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,依旧是暖炉升烟,依旧是槐香飘荡。

即使我成家了,有了心爱的人陪伴,但是依然觉得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,“回家”是我最喜欢的词。回到老屋,顿觉家的厚重与踏实。劈柴大灶,暖暖的土炕,母亲张罗出一桌熟悉的饭菜,为我们铺好床,又为我们准备好回程带的土产。

累了、倦了、烦了,或者只是单纯的想母亲的饭菜香了,最先想到的就是回家。在这里靠一靠、歇一歇、想一想,一切就都有了答案似的。

这般的温情与陶醉,你怎能不爱它!

乡情像铁轨那么长

□张培胜

有了高铁,回家的路变得疾速起来,坐进车厢,全封闭的空间,只有玻璃窗与外界相望。火车快的时候,经过的路呀、山呀、树呀、河流、房子……什么都在拼命往回跑。它们急急地往回跑,是和我一样是想找回思念的根,找到回家的影子吧？我这样想,也这样诗意般迷恋窗外的风景。

要是看到窗外有人,劳作的、走路的、站着的、坐着的……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,我的记忆总会泛起别样的想象。隔着窗,或许你根本没注意到我,就算注意到了,或许你根本不会在意我的存在,但我是在意的,如果高铁不算快,碰到钻隧道前的时候,或是转弯时,我会刻意留意窗外的人,他们的笑容,他们的神态,总能给我一丝一缕的想念,我与他们不相识,但他们的影子却给了我想象的空间,记忆的心海增添一份爱的翅膀。我想喃喃告诉他们,我在回家的路上！欣喜之情溢于脸上,我多想倾听他们的声音,纵然不能交个朋友,但可以真切告诉我,你的快乐你的忧伤,或许我成为你的朋友最好,伸出一双手帮你,或是享受你的快乐,多么温情的世间。

不过,我是向往回家的。回家的路希望越短越好,但坐进高铁后,我却发现回家的路变得有些陌生,那个曾给我生命,给我成长的故乡,现在好吗？当我靠近你,想回到你的怀抱的时候,你还会认得我,还会让感受你的温度,享受你的快乐吗？一连串的困惑,一连串的思念,在铁轨延伸中变得更清晰更温情。高铁不会回答,铁轨不会回答,只有路过的一程山一程水,一缕风一丝痕迹会淡然告诉我,家在远方,越来越近了！故乡还是那个故乡,生活的人们还是那样生活,只是别离的时光,别离的人们,更添几分惆怅。外面的世界有多好,可故乡的情怀永远不变,那是家的地方,那是给自己梦想,给自己翅膀,给自己力量的地方。铁轨那么长,高铁那么快,转转弯弯连着故乡,无论身在哪里,心也不会孤单,生活也不会彷徨。

天黑了,高铁不管这些,依旧朝着目标进发。路过城市,华灯亮起。那一幢幢楼房里,一定飘荡着温馨,一幕幕生活的安适,人生的惬意,便在灯光中渲染了。偶尔,面对山间的孤灯,简陋的房舍,我可以看见有的窗口里,一家人正围坐在桌旁吃晚饭,气氛温馨而和睦。现在,我在回家的路上,一颗渴盼之心袭来,那是乡情的澎湃,那是故土的眷念。当窗外微微地亮起来,远远的天边发白了,大地上的一切越来越明显,高铁正从黑暗奔向光明。终于,天放亮了,太阳还未升起,外面的大地河流草木好像刚刚醒来,正一点一点在释放着生机,让人隔窗都有一种清爽的感觉。而我的故乡,也许也醒来在等我,等我这个游子的归来。

家在远方,乡情如铁轨一样长,可再长的乡情总有搁浅的地方,盼望的、向往的、思念的、渴望的,无不是故乡的一切。亲人在等我,小河在等我,青山在等我……我的思念,我的乡情像铁轨那么长,一头连着我,一头连着故乡。

铜官山

江水谣

王必旭 摄

冬雨

□李职贤

冬雨欲来,彤云满天,天地间灰蒙蒙一片。天,更冷了。

雨,终于稀稀拉拉地下起来了,初时,点点滴滴,砸在瓦楞上,喇喇作响,落在车窗上,乒乓有声,很快,灰白的马路像长满了青春痘,慢慢地,雨滴由粗变细,雨丝由疏渐密,天上像垂下千万根透明的钢索,将天地连成一片,又像缝纫机落下的细密针脚,此时,无论飘渺的远山,还是近在咫尺的楼宇,全隐没在如晦的风雨中。

在我看来,南方与北国的冬雨,有着明显的性别之分。

南方的冬雨带着慈母的温情,犹如母亲教诲小孩,表面疾言厉色,内心爱如潮水,——不管雨水多大,温度始终不会太低,鸟儿照样可以扑扇着翅膀雀跃地啁啾,桂花照样伸展着婆娑的绿叶,吐露着幽微的芳香,小朋友照样在浅水中打水仗。

北国的冬雨则带着严父的粗犷和威严,夹枪带棒,冻雨夹杂着雪花,犀利无比,漫天飞舞,无孔不入,似乎对世间万物怀着难以释怀的怨怼,带给人彻骨的寒意,冬雨落在脸上或手上,带给人针扎似的麻辣辣的疼痛,连肠子也好像被冻得痉挛起来。

潇潇冬雨中,无论街头还是巷陌,那一把把如蘑菇般撑开的各色雨伞,像激情燃烧着的不同颜色的火焰,又像随波逐流的青萍,缓缓飘荡,诗意而浪漫。对热恋中的人儿来说,冬雨是对爱的洗礼,双双对对,共用一伞,情话喁喁,两情缱绻,冬雨,让他们的心走得更近,冬雨,让他们的爱有了互相取暖的机会。

对万物苍生来说,冬雨是一场意外的盛宴,——几近干涸的溪流,又响起爽朗的笑声,每一尾鱼儿又拥有一方新的生存空间;每一片枯萎或行将枯萎的叶子都沾着冬雨的精魂,如无数面小镜子,在天光中反射着生命的活力;每一株小草都受到鼓励,伸展着残存的茎须,悄悄放飞来年的希翼……

一场不期而来的冬雨,往往令人感慨万千,一些古诗人也因此诗情勃发,有的大叹无奈:“旅舍淙淙冬雨恶。怎地觥筹交错”;有的心系苍生:“下车占黍稷,冬雨害粢盛”;有的浮想翩翩:“珠帘细细抚楼台,漫拥千山带醉来”;有的黯然神伤:“怎禁妩媚破东风,几缀杜鹃红在雨丝中”等等。可见,对于多愁善感的诗人来说,冬雨就像催情剂,无论嗟叹,还是赞美,无论喜悦,还是神伤,都为了表达冬雨的魅力,并为之倾倒。

冬雨淅沥的日子,坐在暖洋洋的小屋里,目光透过玻璃窗,看着无边的雨丝不停地飘坠,飘坠,耳畔好像隐隐响起麦苗拔节的声音和春雷的吟唱,心境因之变得格外宁静而美好。

妻子的爱好

□王征社

人常说:知妻莫如夫。我与妻结婚20余年,妻子也已退休在家,通过长期的观察,发现妻子爱好甚多,细细想来,她的这些个人爱好,健身且健脑。

妻子在烹饪方面颇有天赋。她的“起点”很高,一有空闲,总不忘收看中央电视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等节目,学习名家名厨独特的烧菜技巧,并记录在小本上,对那些食材易采购,且可模仿的菜肴,妻子则对照菜单,自己上街采购,回家“照葫芦画瓢”,如此反复琢磨,反复试验,烧出的“名菜”,差不多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妻子会一点缝纫。年轻时妻子跟着裁缝师傅学过几天缝纫,后又无师自通地“悟”出了一些裁剪技巧,正好家里有一台缝纫机,妻子便有了“大显身手”的机会。女儿出生后,许多婴儿的衣服、尿布、包被等,都是妻子用缝纫机一针一线踩出来的。妻子年少时养成了“勤俭持家”的家风,家里的衣服穿旧了,亲戚家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等,妻子注意收集起来,利用空余时间,采取大改小、长改短、两件拼一件、方领变圆领等方式,为家庭不断“添置”一些衣服。妻子有时也从商场扯一些布匹,与家里的旧被单、旧窗帘等拼凑起来,做成被单和窗帘。妻子还善于“化腐朽为神奇”,喜欢把几种颜色的“边角料”搭配在一起,花样翻新,做出沙发上的靠垫、座椅上的坐垫等。妻子还经常学雷锋、做好事,亲戚朋友家有什么衣服、被单破洞了,脱线了,需要动一动缝纫机,都乐意找妻子帮忙。

妻子善织毛衣。织毛衣是个技术活,需要悟性,需要钻劲,心灵才能手巧。前些年,妻子的案头总摆着几本织毛衣的书籍,我经常看见妻子一边织毛衣,一边翻书,织了拆、拆了织几成常态,妻子还时不时拿着一支笔在计算什么,由此看出,织一件毛衣多么不易。婚前婚后,妻子为我织过多件毛衣毛裤。女儿出生后,妻子织毛衣简直达到了“废寝忘食”的境界,女儿年少时,从头到脚,都被妻子的五颜六色毛衣“包装”起来。妻子织毛衣颇有点“无所不能”,家里的毛衣毛裤不说了,什么帽子、围领、袜套、手套、鞋子等,差不多都是妻子织出的“作品”。

妻子的最大爱好还是种花养草。为了种花,妻子可谓“不辞辛苦”,种花首先得选购花盆,我就多次陪同妻子到本市东郊等花鸟市场转悠。挖土这个环节也不简单,要挑选一些排水性、透气性好的土,还要在阳光下晒一晒,再掺和一些油饼。春暖花开时节,我经常看到妻子一个人蹲在阳台上,双手沾满泥土,揉土、拍土、晒土、捡石块,再小心地种上花、浇上水,往往一呆就是半天。为了种活一棵樱桃树,从选花钵、移植树木开始到培土施肥洒水,成活后,如何晒阳光,如何过冬天等,妻子真是煞费苦心。不过,在我看来,妻子种植的都是一些海棠、月季、绿萝、吊兰、铜钱草、仙人掌、六月雪、栀子花等“大路货”,没有什么“名贵”花草,但就是这些花草,却让妻子“陶醉”其中,也为家庭营造了一片绿色的环境。

“福”字拾隅

□沈成武

福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。古人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,出于“迎福”、“祈福”、“祝福”等心理,每逢春节家家户户爱将“福”字贴于门首。据东汉刘熙《释名》中说,将“福”字与过年联系在一起,与姜子牙封神有关。相传有一年除夕,姜太公走了背运,其妻离家而去。后来姜太公手握了“封神榜”,妻闻之而归,叫姜子牙给她封神。姜太公说:“娶了你,让我家穷了一辈子,不能封你神。”妻大吵大闹不止,姜太公只好封她为“穷”神,并规定不许她到贴“福”字的人家去。从此,怕穷的老百姓,为了防备穷神进门,过年时都在自家大门上贴上“福”字。

真正将“福”发扬光大到登峰造极的高度,得归功于满清皇帝的不懈努力。公元1673年,孝庄皇太后重病缠身,康熙为给祖母孝庄太后“请福续寿”,御书一大福字,右上角的笔划很像一个“多”字,下边为“田”字,而右偏旁极似“寿”字,这福字蕴含着“多子多才多衣多田多福多寿”之意,被誉为“天下第一福。”康熙帝跪福祈求,孝庄皇太后身体奇迹般康复。

或是受了这“天下第一福”的启示,康熙常书福字,以赐近臣,开启了送福字的先河。风雅一时的乾隆更是将此举演变成为常例。每年的十二月初一日,即所谓“嘉平朔日”,这一天,乾隆开笔书福,大行赏赐。不过天子御书是颇有讲究的。乾隆所用的御笔为康熙“留贻”。管髹漆,色黝,笔杆上镌刻楷书“赐福苍生”,字填以金。开笔之前,先到阐福寺燃香祷祝。在重华宫开笔时,复燕香致敬,用朱漆雕云龙盘一,中盛古铜八吉祥炉、古铜香盘二,握管熏于炉上,始濡染挥翰。御书“福”字用的纸笺,宫廷所贴用多为丝绸制作,以丹砂为底色,绘有金云龙纹。每年由江苏按照尺度制进;用于颁赐臣工的纸笺,也是南省各省进贡的特产。到嘉庆时,书“福”的时间则在元旦子时,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,用的还是那枝御用“赐福苍生”笔,笔毫称“万年青”,笔管曰“万年枝”。皇帝每年御用一次,随即洗净放入紫檀箧内珍藏。皇帝开笔前写试笔诗,写后还有纪题咏,可谓盛况空前。

御书第一幅“福”字,贴在乾清宫正殿,余下的百余幅尽赏赐王公大臣。天子赐“福”,王公大臣们无不视为至宝,宋牟在告老还乡时的《乞休疏》里说:“特赐福寿二字,圣恩优握亘古未有。”在京的大臣,皇帝若赐“福”字于他,则将他宣传入大殿,御书写第一笔,大臣就三叩首,写到最后一笔,亦三叩首。写好的“福”由两位太监捧着,从大臣头顶掠过,大臣退至殿外接“福”。地方大员领受御书“福”字一般都“郊迎进署,恭设香案,望网叩头谢恩供奉”。

受到皇帝赐“福”字的大臣,不但将“福”字仔细装裱好悬挂在厅堂之上以表敬意,还要写谢赏福字的折子。乾隆年间,大臣王际华,内直二十四年,深受宠遇,不仅在京城护国寺西赐了一座宅邸。除夕蒙赐二十四个福字,自诩此厅堂为“二十四福堂”,视为三世荣宠,光宗耀祖。

如果把满清皇帝送“福“字视为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,可能简单化了。雍正在大臣谢赏福字的折子上就做过这样朱批谕旨:“诚以福乃天下之公,非一身一家之私,封疆大吏董率文武,必所辖地方家给人足,乐业安居,始足为一省之福,推而至于天下,莫不皆然。”嘉庆也有御赐“福”字,福归天下之念。苟如所盼,真乃民之福,国之福也。

故乡琐忆

□方成达

故乡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港湾,每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偶尔会在脑海深处扬起记忆的帆船。

我出生在枞阳县义津镇外婆家。据母亲说,我是在出生38天后,被父亲接到他工作的矿山的。除了出生,算算我后来真正去过义津镇也只有两次,但时间久远,且每次留驻的时间都很短,故乡在我脑海的记忆中早已变得模糊、碎片化了。

6岁那年,母亲带我回娘家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矿山外的世界,热闹的街镇、满街的美食让我印象深刻。义津是枞阳县三大古镇之一,古街道很窄,两边都是木头楼阁,中间是一条磨得有一定岁月年痕的青石板路,每天早上赶集的人们人头攒动、摩肩接踵,叫卖声、还价声,非常热闹……外婆家在义津镇街上,房屋是木头框架式结构,一个前到后,靠街的一间房子外公租借给别人当门面,内房上面有两个木阁楼,一间是姥爷(老家小孩对舅舅的称谓)住,另一间曾是母亲的新房。母亲在家老大,下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那年去的时候,我的两个姨妈都早已工作成家了,离开了义津镇,只有姥爷还在家。吃饭的时候,母亲让我去喊在阁楼读书的姥爷下楼吃饭。我就跑到阁楼下喊“姥爷、姥爷,吃饭!”可能是我童音太小,也可能是姥爷读书太投入,姥爷没有反应。于是我就顺着木梯向上爬,边爬边喊“姥爷吃饭!”木梯又窄又陡,当我爬到木梯的一半时,由于头仰得太高,一下子重心不稳,人从木梯上摔了下来。外婆正好看到,连忙把我抱到床上,看我可受伤了,哄我不哭不哭,上街给买好吃的。外婆问我想吃什么？我泪水汪汪地说是甘蔗。母亲在一旁劝说,小孩摔下没事,但是外婆还是跑到街上买了一根甘蔗。第二天早晨,母亲到离家不远的水灌站小河沟去洗衣。我起床后找母亲不见,就急着问外婆。外婆逗我,说妈妈已经走了,将我留下。我当时急了,就哭着坐在外婆家后门的土地上。外婆在旁笑着要拉我起来,说矿山有什么好,天天腌菜萝卜,在外婆家可经常吃大鱼大肉。而我一听,更加确信母亲已丢下我走了。于是在土地上来回滚,还一边哭嚷着:“我要我家的腌菜萝卜,不要你家的大鱼大肉。”这时,母亲正好提着洗衣的竹篮回来,我才一骨碌爬了起来,拽着母亲的衣角,生怕母亲真的丢下我。母亲后来告诉我,因为我快要到上学的年龄,那次带我去外婆家,外婆本想将我留在义津镇读书。我没有想到,那次竟是我与外婆的最后一次见面,也是我对外婆所能回忆的唯一尴尬情景。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,慈祥的外婆去世了,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的愧疚。

父亲常对我说,外婆是个喜欢热闹的人,尤其喜欢小孩,从不兼小孩多。父亲在矿山上班,平时工作很忙,且矿区生活条件差,我的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也都在外婆家出生、长大,并在那里上学。而我只是个特例,随同父母一直在矿山生活。我们弟兄四人名字中最后一字组成就是:“恩情会达”,是父母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外公外婆的恩情。

小学毕业的暑假,我再次来到义津镇,带我来的是二哥。义津街道还是那样热闹,木楼还是如旧,但是外婆已不在了,姥爷也外出工作成家了,只有外公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老屋里,再没有了外婆在世时家中热闹的情景。我趁没人时,偷偷地在外婆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头。外公见我们两个外孙来了很高兴,让邻居帮忙杀了一只鸡。二哥从小在义津镇长大,他对这里很熟悉,他挑着木桶带着我去离外公家有一里多路的水灌站去挑水。在挑水前,我们在水灌站下面的那条小河沟里游了一会儿泳。义津镇那时还没有通自来水,吃水要到小河里去挑。当时义津镇专门有从事挑水职业的人,有人要水,招呼一下就行,二毛钱一担。听父亲说过,大哥在义津读书时也偶尔给外公外婆挑水,不过外婆会偷偷给这个大外孙挑水钱……等二哥将外公家的水缸挑满水时,鸡已经炖好,外公在邻居家打电话叫来了小姨父,和我们一起吃鸡。我也就是那个时候,第一次见到小姨父,小姨父和小姨妈都在义津中学教书。晚上,我和外公睡在一张床上。我在家时,睡觉很不老实,喜欢在床上乱滚,但跟外公睡在一起,我一动也不敢动。第二天,二哥回家去了,而我留了下来。但我也从外公家搬到在义津中学的小姨妈家住了。因为小姨妈考虑到外公一个人生活,还要烧给我吃,不方便,就让我到她那过暑假。在义津中学,没有学生的空荡荡校园成为我玩耍的乐园,我整天带着还在童年的表妹、表弟掏鸟窝、玩游戏,在校园外的水塘中钓鱼,在水沟中摸螃蟹……

岁月不居,时光如水,转眼已三十多年过去了,外公早已去世,义津街上的老屋已经卖掉,小姨妈一家也已落户在深圳。至此,我就再也没有踏上义津老街的青石板路了。曾有几次路过镇口时,也许是“近乡情更怯”,我已没有走进镇里的勇气,因为故乡现已没有亲人,老屋也是物是人非了。但是,故乡还是在梦中时常徘徊过,因为那里有我内心深处难已割舍的乡愁。

不知道梦里的故乡,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?

本报地址: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:244000 电话:总编室:5861226 编辑部:5860131(传真) 办公室:5861227
广告部:5861508 13605629133(联系人:钱莉) 订阅:全国各地邮局(所) 订价:全年价100.00元 印刷:铜陵日报印刷厂